

其知媼豈不大羞耶乃再與之粟且慰之曰婆子勿爲念我家婢不曉事耳次日其子慚而怨其母是戊辰秋之事也

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溫者不許曰一濯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先慈嘗戒曰不義之財雖得不富惟勞苦而得者久長卽義者亦如此也汝父存日常與我將今比驗終無萬一不驗之理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弔祭告文

告先師文

歲維壬辰十月朔越二十有四日桐鄉門生張履祥以海寧門生陳確海鹽門生吳蕃之約求遺書遺像將奉之以歸謹修雞黍之奠致告於大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先師念臺劉夫子之靈而以亡友孝廉祝生淵文學王生毓蓍朱生昌祚周生敬可配食爲文以告曰嗚呼天下治亂人心爲之也人心易失而難存故天下少治而多亂

豪傑有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救之然未有學術不端而人心能正者也本朝至隆萬以後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卑者冥冥於富貴利達旣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蟲於李贊袁黃猖狂無忌之說學術於是乎大裂東林諸君子救之以紫陽之學卒不能大正於天下則以胥溺之久未可以歲月變而一時學者又或不免於抱薪之拯是以卒與天下相尋於禍敗而天啟崇禎之間搢紳之賢者猶能以名節自愛則亦莫非倡學之功也先生起而立誠以爲教本之人極以一其趨原之慎獨以密其課操之靜存動察以深其養辨之間然的然以要其歸而復敦

之以踐履閑之以名節使高明之士旣得與聞乎至道而謹厚者亦得循循於繩墨之守蓋世儒之爲教也好言本體而先生獨言工夫多逞辭辨而先生率以躬行崇尚玄虛而先生示以平實先立同異而先生一以和平其言心也或以爲無善無惡先生以爲有善無惡其言性也或以爲形氣未屬先生以爲不離形氣此皆有功聖門而先儒所爲一揆者也是以親先生之教者莫不深有感發而聞先生之風者亦莫不有所興起至於中原陸沈邦國殄喪以身徇道者所在而有攷其人則亦無非先生教化之所及已足以徵學術之嚮端而人心不至於終溺也履祥游

先生之門爲日雖淺而辱先生之造爲德甚深嘗以無文
猶興之意相勉自惟拜違先生八年有餘矣碌碌亂流之
中困頓頽放實無異於凡民尊聞行知之訓未能仰副萬
一其虛負先生罪已莫贖幽冥中宜必棄而絕之然猶尙
賴此心之良時發見於日用動靜不敢自卽邪慝以遺玷
於門屏之未是則所爲兢兢自矢自厲死而後已者也先
生其或明鑒之嗚呼尚饗

弔祝開美文

歲維壬辰八月庚子朔越二十有五日甲子同學弟桐鄉
張履祥謹致弔於大明故孝廉開美祝兄之靈曰嗚呼正
氣云沒孰矯直兮大道既微孰扶翼原校一作振兮寥寥數世

時明熄兮悠悠四海將笑極兮於維會稽劉子挺兮崛起
東南狂瀾逆兮二儀寥廓剛大塞兮羣族虛誕躬行式兮
直道事人三黜安兮正誼格君九死甘兮帝怒不回朋小
助兮時則賢兄慷慨疏兮聲動巖陛四國譽兮羣宵益怒
披根索兮罪不可測履坦若兮於維夫子卷道歸兮吳越
人士躡屣依兮興古小學皋比肄兮嚮晦宴息褰裳避兮
時則賢兄朝莫侍兮晰精別微十疑質兮湖海志氣斂於
密兮同學瞠喟乘駿騾兮謂予在東道則西兮曾未一載
九廟淪兮滔滔江漢南國津兮於維夫子討賊急兮時艱

痛原校一哭懦夫立兮陰翳乍開眾正集兮廷論謂宜臺

端汲兮時則賢兄衣冠焚兮葛巾野服臥白雲兮皇天不
佑君臣燕兮酣舞師師日忘倦兮姦邪朋興貨賄親兮忠
言讜論棄若塵兮格人旣空邦國瘁兮動地北風胡馬恣
兮三百舊都忽焉棄兮於維夫子綱常奠兮從容致命匪
敢羨兮蕺山峩峩首陽均兮時則賢兄適求仁兮斯文旣
喪徇以身兮生也有爲死有故兮明明日星視百祚兮嗚
呼曷悲大曜蔀晦黃昏徂兮魑魅羣嘯號雄狐兮鼠侶竊
食游於廁兮兄則乘箕子負塗兮嗚呼曷悲岡陵岑摧川
原夷兮蒿萊叢紛荆棘蕤兮予懷周道阻以歧兮譬木則
曲離繩墨兮彼駑將汎失轍勒兮瞽獨斯行曠南北兮若
拙稽猶昧挂扢兮凡民有情哀樂稱兮溯言夙昔交未定
兮落落一方意各勝兮靈鷲之間義相證兮蹤轍嗣疏心
實應兮縕縕吳聞言以贈兮志薄龍門眇滄海兮維稽有
蘭期共采兮結以爲佩厥樂盈兮相彼好鳥喈其聲兮悵
望遙哀不可傾兮抑思假息涕泗并兮璋案通篇兮字一本俱作只

吳氏復本曰此篇濃郁華贍非先生本色大儒之文無所不可

弔王玄趾文

嗚呼兄豈欲爲節義之士者哉值時之窮不獲已而以節

義著然卽是而言兄可謂得遂其志矣世之人士誦聖賢之書游庠序之地於義豈無所見徒以一旦濡忍瞻顧徘徊不能自決以至歲月浸久失其生平蓋不少也若兄從容致命濯纓柳橋豈非勇於取義卓然不回者乎昔予嘗交於兄愧不能知兄沒而慕兄之所爲然猶可慰以爲相得夫深也今兄之大節旣日星並炳矣而予困於流俗頹如無興起之志在我不能不曰生不如死使人不能不曰死賢於生是則所爲深悲而凡未死之日不敢不懼不敢不勉者也越山蒼蒼越水洋洋逝者不作思心旁皇

弔呂亮公文

嗚呼亮公河山灑血綱常信舌談笑蹈刃而志不折非出天植之性獨得其厚何以死生之際不要其節嗟乎士固有死處死爲難慨正氣之不立人匪石其如磐值大命之傾汎譬百草之遇寒未嚴霜之數至已並時而摧殘彼薈蔚之名彥肆顯重其如山竊聲稱於平世旣府懸而藏姦識羞恥之何事亦君國之非關苟榮祿之不失又安顧夫舊顏固宜儒生忼慨奮國士之烈而以屬夫冥頑予獨悲人物之欲盡而臨風其潛潛

弔唐鄰哉文

嗚呼交於兄有年矣未嘗登兄之堂今登兄之堂而哭兄

也已四月之後不亦悲哉予故謫拙不足自列於當世然世之君子或不予以棄過而論交也亦遂樂交於世之君子始固各有四方之志而已矣喪亂以來無歲不哭朋友恒一二人多者三四人乃忽不意復及於兄也自兄之沒予固甚悲抑甚悔也數載之間兄之於予也情爲加切而予之於兄跡殊落落徒以見年方盛予亦壯夫白首之要爲樂未已何知生死之隔近在年歲乎然則向之所謂落落者負兄爲甚深而後之悲兄爲彌久也比見朋友之繼沒也時以爲疑豈天誠不祐善讀易至剝而後知賢者不得厚其福命也固也兄之事親也懇然於兄弟也油然其接物也溫乎若容其處己也欲乎若不足其爲義也蹶乎若有所弗及中心盜然與表爲一豈非今之所稱賢於人者邪其遽及此也人之悲兄者未貴而疾未老而終福命之不得其厚也竊以窮達修短何常惟天之授窮而皎皎達而腥腥修以辱短以光凡民之生不如死之眾矣何足爲兄之悲所足爲兄悲者有子在腹有親在堂生平孰友一旦瞻望素幃相與涕泗而旁皇嗚呼哀哉

弔李石友文

嗚呼生死命也所以生死非命也生不失義死不失義斯命之正而君子所爲皇皇而求也乙酉夏予逃亂菰蘆中

兄行事不得聞死不得赴越今宿草已再平日交游死亡散落見者不足十二又足不踰阜林而東卒不詳兄死事本末據所得道路之傳則固非疾而死無惑也先是一載燕京淪沒兄寓書予曰驟變非常痛心疾首吾輩豪管腐儒雖生負血性無力殺賊以報明主宵旦思之或號或泣然則兄之死也固其志之素定其不欲生今之世而皇以求義又無惑也可謂非命之正乎予懦不立事不能死厯生之艱難處白日如永夜聞雞犬如豺虎未嘗不歎兄死之樂其視世人紛紛藉藉猶求所謂名猶求所謂利得則囂然以喜不得戚然以悲豈不自謂海內知名之士向固連袂接軫揚令問於當世竟不復顧惜一旦視名義若塵土使兄不死將不忍見將不忍聞則不如死將不免見之聞之馳逐之輩或更以勸兄使喜其所喜戚其所戚則益不如死又未嘗不歎兄死之潔也兄之言曰古讀書人有戮力王事有高蹈全身志則不同道高則一嗟嗟蓋棺論乃定兄之身前譽兄者多人毀兄者亦多人譽者謂兄人倫之鑒毀者謂兄盜虛之雄至於今毀兄者其行事可見譽兄者其行事可見敢謂皆不復顧惜皆視名義若塵土然若此者已眾矣以視兄昔之所言與今之死且何如乎是則毀者固未知兄卽譽者亦未知兄也獨惜兄求

友四方旣十餘年親賢人亦不遠不肖人式文人亦不遺獨行人雖以予之迂疏時違俗論相與引重其意豈無以爲而竟無所成以死斯或事有不可以人勝成不成無足爲論凡有心悼世者何能不顧念彫隕爲之唏噓流涕也語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距兄死日三寒三暑乃踵門一慟又無以謀兄室家朋友相見皆宜睡予而予自省不難對兄尤原者兄靈昭昭固知有以鑒予之艱難也哀哉哀哉

弔裴紹岐文

嗚呼俗流泪汨有足畏入鄙言營營有口恥及負氣矯如避喧就寂伸豪論衡冥思參極適旣耄其靡怠惟耽書與尙德允東海之高蹈匪局藝於岐伯胡溘然之遽盡竟大年之弗得

弔吳仁伯文

嗚呼今之爲學者寥寥矣生於吾前其志於斯者百不一人生於吾後其志於斯者亦百不一人乃或有志於學而惑溺於釋老頗僻於己見附影逐聲相尋而入邪慝者蓋不少也至於學術本乎至醇平生言行能準於茲孜孜矻矻老而彌篤者聞見所及誠不數人先生始自崇禎之間日與二三友人講論程朱之學越今二十餘年切磋不舍

其自家庭以及鄉黨朋友無異指也夫爲學於眾人不爲之目辨晰於羣相咻和之中獨立而不移謙和而善不可謂篤信好古敦善弗怠君子也已祥於乙未之歲得進交於先生私心竊幸兄事之友更得一人猶恨百里之隔請益殊希何圖一旦遂復喪失嗚呼死生蚤莫亦理之常先生生於天地庶表裏而無疵而予不能已於悲者在己之失益友而後學之無師資哀哉哀哉

弔呂康侯文

嗚呼先生金行挺秀澤國鍾英高懷勁氣介性直情松筠
節抗竹箭心銘誼不苟合靡合不誠信不苟諾無諾不謹
見利弗顧臨危弗更大義必奮細行必矜意所不可干夫
莫爭力所能振萬斛毛輕耿耿國士矯矯千城哀今之日
志難與明遺俗特立晦跡藏聲和光假寐中夜以興溷俗
豈屑浩然遠征五嶽尙子下簾君平脫屣七尺維繫天經
尚慕往傑桐江之貞陟降西臺庶其得朋某等懦夫淪落
罕成負薪於野適求耦耕大道未覩深縛曷勝空悲老去
歲月遷形跂望遄返握手班荆何圖計至健者遽零同人
悲悼涕泗交并矧誼至篤孰友父兄如新白首素心各傾
幽明不隔夢越西陵閔諸小子音旨夙承授經諄復儼然
在庭相率羅拜清醴尊盈先生來格翳翳雲停

弔吳忠節公文

嗚呼崇禎之間先生之名朝陽鳴鸞崇禎之末先生之節
巨河喬嶽固致身之義若非君子所難爲然世之有先生
之名者不能皆有先生之節者也蓋其立身本末固無足
述當夫國家無事廣交游揚譽望以翹翔日月之下止以
營私自植爲計及夫禍變猝至又安能以素非意計之所
及者而從容出之哉是以屈首回面以苟一日之全而不
暇顧夫惟在致死之誼至於所欲既得則又揚揚閭里造
爲曲說以流播於鄙夫小人之口耳以自解釋其通天之
罪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與廉恥之防者比比也觀先生
之大節攷先生之生平可以渥然而汗浹矣向使當日搢
紳之徒平時皆能名節自厲爲國遠謀不幸有事各懷舍
生取義之心而無苟且污辱以爲脫禍自保之策亦何至
以亂亡遺其君父中原盡爲塗炭如今日哉小子某伏處
田畝素無譽聞以遇知當世又竊以藉名公卿聲稱自達
爲羞恥是以雖與先生之仲子游而未嘗摶衣趨隅以質
其末學洎乎率土號天之日聞計起立方以冒干戈棄墳
墓爲懼不能奔走數十里叩几筵而致弔焉然今拜瞻祠
宇仰止羽儀思百世之下猶將維三綱於不墜激頑鈍之
肺腸而况並世接壤慟哭淪亡張皇野澤能不肅乎其志

而裂乎其衷

弔吳仲木文

丙申正月之晦同學教弟張履祥哭亡友吳子仲木於鹽城旣歸悲不能已復述其意而爲之辭曰嗚呼年來哭友淚幾枯矣不意又及我仲木也仲冬一見遂爲永訣耶聞計而來弗及見君矣讀君之遺言痛哉志在後叙行在三儀學問之志至死不怠屬纊之前日猶勤勤索予書也念予一載之間以君之喪以君之病不忍盡言於君者皆爲負君深矣自夫率土淪胥師友道絕辰之歲與君約爲山陰之行假道海上遂篤道義交私心竊幸切磋之益資君不淺如何一旦失此畏友嗚呼君之齒少於予君之力行過於予猶且中道身沒所志不究長於君者學問之日窶有幾耶君之子長者八齡正若先君子之棄予孤也君之昆弟賢繼君志行宜無後憂予也未有子嗣先人後死之日惡知其有耶否耶縱有之其果能勝衣而拜弔者耶是則予之哀君尋復自哀也嗚呼仲木不久存者形久存者心也予哭君歸矣塗中繹思所哀屬君之從子於君朝夕之家奠述予言以告君君其鑒諸嗚呼哀哉

弔吳哀仲文

嗚呼哀仲託志千古而年不逮三旬將修百行而力盡於

哭親豈不痛哉慨斯文之淪喪世久絕兮問津紛歧塗之
日闢瞻周道之莽蕪哀予生之叢詬桂弗克於自新冀觀
摩於畏友庶舊惡之有悛惟內交之伊始在歲行之壬辰
樂邂逅之適願蓋貌莊而氣醇擅英華其斂棄蚤抗節於
松筠旣細行兮罔怠益勉勉於大倫君殷勤而篤下予徑
直而懷真間睽離於時月輒芻蕘於諄諄惟五旬之朝夕
祇闕逢之暮春悵良會之弗永繼書問之來頻期結室於
山皋相攜手而歌謌抉羣汚以滌圃亦往復而披榛忽終
天其云遘歎予懷之未申恨有萬其靡極日哀哀而泣早
乃扶杖兮不起郤搯米於昏晨予拭涕而喻慰有蓼莪之
先民振山谷其一慟感載路之沾巾旋危辭以進昂伊大
孝之守身胡踰年而彌憊竟二仲之齊仁先是仲木居喪哀痛踰禮卒命辱身訟庭
於喪次袁仲喪母未踰年而卒憊蒼天兮安忍不假年於斯人果修短之
有分抑吾道之宜屯望前馭兮既邈又繼軌之曳輪顧同
人於郊野曾應志之幾鄰驅計至而然疑適予生之遭迺
晦予女死非其命辱身訟庭歷顚沛於一載情弗堪兮重陳徒怨歎於
不蚤速隕化而形泯乃徘徊於中路屢書空而自呻咎旣
往兮弗逮行躅濁於海濱希初服兮可返日就暮而重効
靈昭昭以鑑余固生死之維均矢無負於夙昔鼈餘年以
自珍哀哉哀哉

祭張言雅文

嗚呼予幼不獲承先君子訓世衰學廢鄉無典型沈淪俗學垂二十年天誘其衷稍知省悟用是屏棄舊聞進求古人之學然孤獨無與習見牽之至艱難踣頓以庶幾一得譬松柏欲興而蓬蒿葛藟皆得虐其條葉也是以凡遇來學之士輒不以無聞爲恥亟述以古之所云而於鄉黨特甚乃世益衰學益廢子弟之所是父兄以爲非父兄之所崇子弟以爲過父兄子弟皆不以爲非又或限於資之所稟狃於習之所深語以科舉之業而信且從者十猶五六至語以古人之所爲學而信且從者十無二三矣此予徒抱耿耿與斯人游而卒鬱鬱莫以告也自歲丙戌予之親不以予爲非進鄉之諸友與予從事予予觀予入世未深而資又足以爲學其於予言雖不能盡從從違者半志雖未能盡出於古而古終勝今越月告予曰始聞先生而言而疑見先生行而疑今聞世人之言而駁見世人之行而哀予曰勉之事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病二也聚散三也今與諸君足亂世不死且無疾不東西南北願無虛此游也於是知情日倡和之作有勸善規過之條惟予也畏往來之難則書陽明客座之箴畏俗學之移則揭紫陽白鹿之規予言士節不立由於知勢利而不知名義懲今

之弊宜讀東漢之書生於東南地不嫺弓馬天不授膂力適得逢世會宜文臣致主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文皇帝命集性理全書靖難之後人才淹鄙所集雖不足成所命聖學梯航亦在於斯考亭夫子不得行其撥亂反正之志於南宋之日春秋大義寓諸綱目讀諸書學問之大端具矣惟子也予言脫於口輒求其書觀玩之子與予游喪亂之日予是而不非予是是而非非予言善不惡子善善而惡惡予嘗勉子慎以避患默以保身而子遂有招隱之賦人或告予言雅某言也過某行也過予荅之曰言雅年幾何弱冠也異時學益進宜其無是退而以過告子必引咎聞曰以笑故予曰子誠過也無自解則笑而受未嘗拒於色去年春予謝諸子至語溪寓書予曰先生常言三不可知於今驗其一矣斯語也予聞而悲之由是越月必歸歸必與諸子聚聚必於予之家嗚呼子徒以予去數十里而歎聚散之不常惡知遂繼之以疾病遂繼之以死生乎使予不至語溪詩書朋友與予朝夕或無疾病疾病藥石孔良或不死卽死死者可以無悔生者可以無憾今也子之疾可以不死而竟死予與子同學四五人者登子之堂七尺之棺纍然而殯諸五旬之親頹然而拜諸十五之婦摧然而哭諸子亦何能以無悔而予亦何能以無

憾乎雖從予游者鄉黨之士猶自有人以其文學非無過子如子之志進而三四十必能卓乎有見令聞高矩爲後者師亦惡知廢之不由而興衰之不從而盛乎嗚呼已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生者猶可相成死者不可復作爰述所哀呼子之靈而告之同學諸友亦各有述也子其聞之哀哉

祭錢字虎文

維丁亥歲之十月戊辰朔越三日庚午同盟兄張履祥謹以絮酒炙雞致奠於故文學字虎道弟錢君之靈曰嗚呼朋友死喪何人不痛至於憂樂之共志義之合而又少壯與同中道相失也爲痛彌甚予年三十有七君不及者三十載計爲朋友已二十有二年其間聚散離合倡和悲歡所與越春秋數晨夕者不可勝憶歲己卯君以母之喪奔自錢唐其冬卜葬於白石之原艱難經紀惟予與君其後三載讀書武林山中酌清泉涉高阜徘徊登眺於兩峰二隄之間亦惟予與君旣而予以王父之禍討賊未能求死未可乃蒼皇修墓惟君與予寒霜草土甲申之春問學於會稽夫子進請於堂退筆之冊相與戒勉尊所聞行所知亦惟君與予江山闢路往者予友顏兄士鳳君亦友之士鳳沒而君哭之哀且謂予曰鄉黨之友不復有斯人矣繼予

與君俱友祝兄開美開美之計至予寓書君曰吾道益孤君曰死可矣一二年來邦國淪胥中原塗炭君時痛哭髮已短而心徒長君之先世孝友長者爲憂後人不武其前嘗爲予言變者其世不變者其家薄者其俗不薄者其心吾懼子弟之漸濡於佻越也嗚呼豈知今日君之子一旦無父鄉黨之友復無君朋友之有志於學者復謂摧折搖落不憇遺一二人也君疾旣革而予至君死旣殮而予歸君之藥石予視之君之手足予覆之君死有日矣猶若弗信也見人畏其問及君也嗚呼自君之疾洎君之死宗族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所知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

鄉里聞之咸謂其人不可以死也其視生爲人憎沒不爲人哀者君於蓋棺已無憾矣雖其爲學也氣質未能盡變其應事也規矩有所未周要其卓然不拔之志與夫耿然不靡之情處已不求其厚爲人不辭其難外與中符不事捨覆則固人皆信之雖有憎美不能二三其論者也嗚呼生非其世不如其死之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薄田祇具餧粥賦役正繁門戶適際其衰又鮮兄弟男子四人長未成童幼未離乳望其讀父書勝冠帶克紹前業以定室家日月方長寡嫠弱子其何以自支於不替今年予在語溪每見君輒詢士鳳諸子予自海昌歸問開美子間隕

其二則甚歎惋君於故人如此不忘其後也已之後人竟不遑卹君垂沒屢顧於予欲言而不能凡君之意何必言而後知哉兄弟之子猶子也朋友而兄弟豈有異是予克壽予不隕橫於貧賤知當爲君言能當爲君爲死者復生者不愧乎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終始惟心成否惟天子爲君言如此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又哭錢字虎文

嗚呼去年哭君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今年哭君君之室爲寡婦君之女復爲寡婦爲寡婦者矢死自堅猶可云命之弗穀爲孤兒者君骨未寒已爲族人所魚肉人間之痛孰過於斯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天生萬物以養斯民自非聖人作爲飲食飢渴之害未及乃心先及口腹何以遂生何以報死永言厥德爰學古之人明醴香粢虔肅以薦

禱雨文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宜賦役繁急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橫離非罪死亡無算愁慘怨毒上千天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人善良爲多逃兵刃事田作旣苦於貪墨又屈於強暴征輸外迫

衣食內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尤絕依賴若降凶災是僅存善良復蒙大虐也天心仁愛宜爲惻然爰率眾哀籲願賜膏雨以渥時耕寧匪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益罔弗聞知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夫子之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祥也小人敢附斯義徒以貧窮志將求食是以授書二十餘年子弟數輩未有鄉黨自好之士今旣愧恥力惟自新以茲之歲兩月治農兩月求友其諸餘暇閉戶發書擴其善端閑其邪慝庶幾有造入孝出弟通功易事免於素餐其以是心至雖疏且幼不敢不告以夫子之言示以夫子之行勉之成德以俟後賢其有懷利挾欺弗式六行違於五常雖在門牆不敢不遠未能鳴鼓之攻抑云不屑之教明德於昭鑑茲幽隱

哀辭

孫子度哀辭并序

予旅語溪四載自丁亥始故人惟子度心志猶昔子度數過予予亦數至郭外訪之每步自西郊人咸知爲子度往也一戶自局松杉出垣子度嘯吟其中如經歲無人跡者然四方之屢時時至縱論今昔各究中懷斗大而外若不復有覆載也子度氣豪邁弗堪摧折少壯奮筆文詞聲譽

貫耳言古少可多否言今多退少進伸眉開瞻希足其意
申酉之歲感憤伏闕獻書幾千言其視天下事靡不可爲
究之入亡邦殄波逝湯湯機會莫乘窮愁塞臆爲遡平生
已無一如志者雖復寄慟哭於詩歌起陵谷於筆墨或徘徊
中野混農夫之樸蚩寂寢空屏託繙流之誕詭朋侶載
其浮沈編牘忽焉播棄均弗足以解其鬱陶蘊結之氣矣
子度病初作予間出弔友諸文示之揮涕言曰轉覺生堪
惜安知國有人志念昭已然卒以是淹連二載而卒聞而
痛之爲辭二章以寄予哀履芬按文作二章而只一韵到底俟考

帝京塵泊兮逝矣先民蕩蕩神州兮奚所容身日星闇曜

兮野顧無人徂魁夸智兮繁旅高狺言不可入兮情不可與
親幽幽獨息兮惡識冬春韞璞重壤兮造物斯珍虛堂徙
倚兮涕淚爲新庭梧如昔兮爾主予賓吁嗟遘生兮夫獨
匪辰陰陽自古兮周運如輪衰榮通室兮億不能均付之
無心兮浩浩鴻鈞維彼賢達兮道有屈伸乘晦景戢兮齊
乎蟄鱗內昭罔息兮何愁隱淪在昔成言兮孰與重陳悔
予弗逮兮紛淚盈巾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終